

世界文學全集

雨

果：

悲

慘

世

界

海

明

威：

戰

地

春

夢



33

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世界文學全集33

精裝39大冊
定價10600元

編纂者：本社編輯部
出版者：喜美出版社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2114號
總經銷：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門市部：台北市萬大路576號
電話：3019692·3038722·3077633
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

悲慘世界

録

五 四 四 四 三 三 二 二 一
○ 五 五 一 五 二 五 ○ 一 七 一 一 一

三 馬德倫 五五

四 墜落 六五

五 耶蘇拯救 七二

第三章 邪威 八一

一 退息之始 八一

二 辛撥來司媽媽 八九

三 夜戰 九一

四 到阿拉斯 九三

五 回到孟特里去 九七

六 晚上 一〇一

第二部 戈賽忒 一〇七

第一章 實踐諾言 一〇七

一 「亞利雄」軍艦 一〇七

二 尙萬近遇見戈賽忒 一一〇

三 巧遇 一一四

四 旅店借宿 一一六

五 翌晨 一二三

第二章 在巴黎 一三〇

一 古博古屋 一三〇

二 逃遁 一三三

三 在園中 一三五

四 女修道院裏的一個男人 一四三

五 天真娘娘 一四八

六 空的棺材 一五一

七 埋葬墓穴 一五五

八 福煦來凡的急智 一五九

九 回到修道院裏 一六四

十 平安 一六五

第三部 馬利 一六七

第一章 外祖和外孫 一六七

一 古博古屋的變遷 一六七

二 父和子 一六八

三 旁末雪的遺囑 一六九

四 馬利出走 一七一

第二章 A B C 黨人 一七三

一 歷史上的英雄 一七三

二 馬利的生活問題 一七三

第三章 豔遇 一七五

一 萊諾小姐和李柏倫先生 一七五

二 一個窮苦的女子 一七七

三 隔室的景象 一七九

四 告發 一八三

五 仇人相逢 一八四

六 被補 一八八

七 葛服 一九四

第四部 聖但業 一九六

第一章 愛潘寧 一九六

一	探訪	一九六
二	出了修道院以後	一九九
三	「嘿你已經知道啦」	二〇一
四	坐折	二〇三
五	拒絕	二〇六
第二章	他們走向何處	二〇八
一	遷居了	二〇八
二	古林酒店	二〇九
三	愛潘寧之死	二一一
四	馬利的覆信	二一三
五	「這是一樁極自然的事」	二一四
六	英雄殉難	二一六
第五部	尙萬近	二二〇
第一章	受難	二二〇
一	在黑暗中	二二〇
二	邪威之死	二二三

三	外祖父	二三四
第二章	最後的一杯酣酒	二二六
一	燦爛之夜	二二六
二	洩漏了自己的秘密	二二七
三	尙萬近之死	二二八

第一部 芳丁

第一章 主教

一 米李愛先生

在一八一五年，沙兒來·弗郎沙·別福治 米李愛 (Charles Francois Bienvenu Myriel) 先生是笛涅 (Digne) 那區地方的主教。他是一個七十五歲的老年人；從一八〇六那年起，他就承任了這個主教的職位。

米李愛先生是一個議員的兒子。他父親因為要他承繼這個職位，所以在他十八歲或二十歲的時候，就爲他完了婚；這在當時議員們的家庭裏，原是一種極普通的習俗。米李愛先生雖然已經結過了婚，但仍爲人們極力的推崇着。他品貌生得很好，雖則身材瘦小了一點，然而風雅多姿，談笑生趣。他早年的時候，歡喜交際，和與婦人們廝混。當革命爆發的初期，他就逃到意大利。他那位患着長期肺病的愛妻，就死在意大利的。他們沒有兒女。他以後的遭遇便怎樣呢？瞧吧！法國舊社會的崩潰，他家世的破落，一七九三年（註一）的慘劇——

這些慘變在一般出亡在異國的人的心目中也許會更顯出得可怕——這種種不幸的事，是否在他心靈中會激起他一種逃世和獨居的想念呢？一個人從生活上和產業上所受着的打擊，或能不爲所動，但有時遇有一種神秘而又可怕的刺激打落在心頭上，便能使這個人顛速痛苦。像他這樣一個天天沉醉在快樂和情網中的人，是否受過這一種刺激呢？沒有人能這樣說；我們所知道的，祇是從意大利歸來的時候，他已經變成一個教士了。

在一八〇四年：米李愛先生是勃孚虐勒（Brignolles）的本堂牧師。那時候，他已是老邁了；他便這樣的隱居着消度他的歲月。

將近加冕禮的時候，爲了他教堂裏發生了一件事——我已經忘却了——便把他引到巴黎來。他應了他教區裏的一般屬民有所請求，也隨着一般大人物去晉謁紅衣主教非須（Fesch）。有一天，拿破崙皇來看他的舅父，我們這位莊嚴的教士，正等候在會客室裏，恰是在皇上所要經過的路上。皇上看見這個老者使用着好奇的眼光注視着他，轉過身來，突然地說：

——那個望着我的漢子是誰？

——陛下，米李愛先生說，你看一個漢子，我看一個偉人。彼此都值得吧！

當天晚上，皇帝便向紅衣主教問明了這個牧師的姓名。過了不久，米李愛先生忽然奉了被任爲笛涅主教的諭示，大爲驚異。

這些此外，關於米李愛先生初期生活裏被人所傳說着的軼事，究竟那幾件是正確的，便沒有人知道了。

當米李愛先生到笛涅的時候，有一個老姑娘陪伴着他；這位老姑娘便是巴笛絲丁小姐（Melle Baptistine）。是他的妹妹，比他小十歲。他們的僕從，祇是一個和巴笛絲卡小姐同年的女僕叫馬葛洛兒夫人（Madame Magloire）。她以前做過本堂教士的女僕，現在呢，她是小姐的侍者，又是主教的當家婦：一身兼着二種名銜。

巴笛絲丁小姐是個身材瘦長，臉色潔白，性格溫柔的人兒。她從沒有過青春的美，她的一生祇是不斷地參與着聖潔的工夫，使她的身體上顯出一種純潔的白光。到年老時，她便稱具有一種「仁慈的美。」她幼年的消瘦，到了年老的時候，便變成一種清靜皎潔的神態，如同天使。她是聖靈，奚止處女。她的軀體，像陰影一般，——含着一點點靈光的體質，——一雙秀長的眼，老是俯視着；她祇是一個神靈的寄體。

馬葛洛兒夫人是一個矮小肥胖，終日忙碌的老婦人，她是喘着氣，一則因為她的生性好動，再則因為她是害着氣喘病的緣故。

米李愛先生到任以後，就住在他的主教院裏，依照聖旨，分別尊卑。部署已定，合城的市民，都懷着好奇的心理靜候着主教視事。

笛涅的那座主教院，是和醫院連接的。主教院是用石頭築成的一座高巍壯麗的屋宇。在

那裏面，一切都呈現着偉大的氣象，主教住房，別室，寬濶的正廳，迤邐曲折的迴廊，園裏種着蔭幽蔥翠的樹木。那個醫院呢，却是一所又秋陰又低陋祇有一層的小樓房，有一個小小的園。

我們的主教到任三天之後，就去參觀這個醫院。參觀完畢的時候，他邀了那個院長一直到他家裏去。

——院長，他說，你醫院裏現在有多少病人呢？

——二十六個，我的主教。

——這恰和我剛才數過的一樣，那主教說：

——那些臥榻，院長又說，排得很擠的了。

——這我也注意到的。

——那些病室都祇是一些小房間，很難交換新鮮空氣的。

——我也正這樣覺得。

——並且在有陽光的時候，那園子對於那些病癒的人就覺得太小咧。

——我也這樣想。

——有甚麼辦法？我的主教，那院長說，我們總得要將就些。

這次的談話就在底層有走廊的那個餐室裏。

主教沉默了一會，但忽然又轉過來向着院長說：

——先生，他說，你想，這間房間可以安排多少床呢？

——我主教的餐室麼？那個院長驚異地喊着說。

主教把這房間矚視了一遍，好像在那裏估量似的。

——這裏足容二十隻床，他自言自語地說；隨後又提高嗓子：——你瞧吧！院長，這裏面明明有一個錯誤。你們醫院裏五六間小房子有二十六個人，我們這裏祇有三個人，然而却有六十個人的地位。這裏面顯然有一個錯誤，我對你說。我去住你的房子，你來住我的。你把我住的房子留給我吧。這裏便是你的住所。

第二天，那二十六個病人安居在主教的院裏，主教却搬到醫院裏去了。

米李愛先生並無財產，因為他的家已經在革命的時候敗落了。政府給這位主教一萬五千法郎的薪俸。在他搬到醫院裏去的那天，他就把全部款子作為慈善事業，自己祇留下了一個法郎。

他這樣的分配，巴笛絲丁小姐是用一種絕對服從的態度接受了。米李愛先生是她的哥哥也是她的主教，是她血統上的朋友，也是她宗教中的上司。她愛他，十分地尊敬他。當他說話的時候，她留心聽着；當他做事的時候，她盡力合作。祇有馬葛洛兒夫人，有時有些嚙嚙的。但幸而有馬葛洛兒夫人極端的節儉和巴笛絲丁小姐能幹的治理，所以鎮上有教士到笛涅的

時候，主教還可以勉強招待一下。

照例主教們在他們的佈告和公函上面，都要寫着他們受洗的名字。本區人民由於一種熱忱和愛戴的本能。在許多主教的姓名裏，還上一個有意義的名字，他們就稱他做別福治主教；（註二）我們也就這樣的稱呼他，他也很歡喜這個名稱，他說：我歡喜這個名字，因為別福治三個字可以代替主教二個字。

那位主教先生時常出外巡規。笛涅區原是個貧瘠的處所。山地多，平源少，幾乎連道路都沒有，那位主教先生却一處一處地巡視遍了。

當他巡視的時候，他總是仁慈可親的閒談的時候多，佈道的時候少。他從不講那些高深莫測的理論和榜樣。

他老是這樣嚴厲地誠摯地談論着；缺少實例的時候，他就杜撰些寓言給他們聽，少用語彙，多引比喻，用以襯托出他的意境，這正是耶穌基督的口才，能自信，又能折服人。

（註一）一七九三年，是法國革命鬧得最凶的那一年。

（註二）別福治是歡迎的意思。

二 主教的工作

笛涅地方發生了一件慘案。一個人因為犯了殺人罪而被判決了死刑。這個犯人，稍為受過一點教育，略有一點知識的，他做過商場裏的賣技人，有時替人家寫寫書信。合城的市民對於這次的審判，是非常的關心，在那囚犯受刑的前夕，監牢裏的神父病了。受刑的人在他生命最後的一刻應該有一個神父伴着他。有人去找一個牧師。那牧師好像不肯去，他說道：這事與我無關，那個苦役和賣技的人與我全沒相干；我也有病；而且那區地方也不是我的職務。有人把這個答覆回報到主教那裏去了；他說：這位神父是有理的。那並不是他的職務，却是我的。

於是主教立刻跑到那個賣技人的監牢裏去，他叫他的名字握着他的手，和他談話。他整天地陪伴着他；寢食全忘了，他為囚犯的靈魂祝禱上帝，並且囑咐囚犯皈依上帝。他把最簡單最善的真理說給他聽。他就是父兄，朋友；他是主教，為他祝福。他把一切都教給了他，使他得到安慰，這個人本來要在悲痛中死去的。從前死對於他像是一個深坑，站立在這個駭人的崖邊，他祇有向後退了。他還沒有完全麻木。他所受的判決，是一種刺心的打擊，他以前所見到的祇是黑暗。那個主教却指給他一線的光明。